

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

# 玉女金戈

「台湾」古龙著

黄山书社





江南大学图书馆



90879517

0 1556



上

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  
**玉女金戈**

古龙情侠系列武侠小说

责任编辑:黄 杉

封面设计:李碧华

情侠系列——《玉女金戈》

古龙 著

\*

黄山书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科普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总印张:74 字数:1517千字

1996年2月第1版 199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ISBN 7-80535-760-9/I·128

总定价:103.50元(本套:22.50元)

古龙本名熊耀华

1937—1985

，原籍江西。古龙毕业于

台湾淡江大学外文系，是台湾著名新派武侠小说作家，闻名中外。他自从

1960年创作【苍穹神剑】、【情人、看刀】始，一生共写了

近七十部武侠小说，影响巨大。其代表作有【快活】系列、【杀手】系

列、【风云第一刀】、【绝代双骄】、【楚留香传奇】系列、【陆小

凤传奇】系列等。



古龙\*先生



## 内容简介

武林世家出身的孔烈和康小萍是表兄妹俩，从小青梅竹马，感情很好。一次孔烈外出找爷爷，路遇邪派第一高手毕鸠神君。毕鸠神君养了两只稀有的异禽毕鬼鸠，在一次武林决斗中，死去了一只。他决定找一个人来代替死去的毕鬼鸠，于是就挖下了死毕鬼鸠的内丹，把内丹强迫孔烈吞服下去。几天后，孔烈由一个行侠仗义、豪气十足的英俊青年变成了一个凶狠暴戾、面目狰狞、人性全失的大恶人，样子和动作与毕鬼鸠一样，同毕鸠神君一起危害武林。康小萍为救表哥于苦难中，历经千辛万苦，在师傅勤一道长和左氏弟兄的多方帮助下，终于借黑罗煞之手杀死了残暴的毕鸠神君，治好了表哥的怪病，两人得以团聚。

## 目 录

第一回	巨门惨变	1
第二回	碧鸠神君	42
第三回	夤夜追踪	85
第四回	义释娇娃	127
第五回	石屋怪人	169
第六回	以德报德	210
第七回	中年丐妇	245
第八回	追述异事	292
第九回	湖上争胜	333
第十回	三载悠悠	374
第十一回	觅地避难	415
第十二回	人心叵测	456

## 第一回 巨门惨变

一个又高又深的大厅中，点着十数枝粗如儿臂的巨烛，烛焰闪动，使得整个大厅，笼罩在一种金黄色的光辉之下，显得肃穆之极，令人一望便可以意识到，在这个大厅之中，将要发生什么不寻常的事。

烛焰晃动之中，只听得云板三响，左面的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人声。有几个男女的声音，道：“老奶奶小心点走！”另一个极是苍老，但是也极是响亮的声音道：“不用你们扶，你们都给我走开！”

门帘掀处，“铮铮”连声，一个白发老婆婆，扶着一根晶光铮亮，竟然是精钢打就，九曲十弯，形状古怪的拐杖，颤巍巍地走了出来。

那老婆婆头发和眉毛，都已经雪也似白，身子也微显伛偻，但是却身材高大之极，鱼尾纹中，一双凤眼，似开似闭，隐隐可见晶光四射，满面怒容，身穿一套黑得发亮的衣衫，来到了正中一张檀木的太师椅上，坐了下来，跟

在她身后面的，共有四五个人，两个中年男子，面目颇为相似，生得极其威武。另外，是两个中年妇人，从打扮上来看，也可以知道是武林中人。走了出来，恭恭敬敬地垂侍在侧。

在那些人出来之后，那道门的帘旁，仍有几个少年男女，在探头探脑，但是却不敢走出来。

老婆婆坐在椅上，半晌不语，方道：“连铭，结铭，你们两人，去请黄总镖头出来！”

他两个中年男子，答应一声，转过身来，齐声道：“有请黄镖头！”那两人语声，杨是绵实，一直传出老远，而那所大宅，想是也极为深邃，远远地竟然传来了回音，不一会，又有四个人掀帘走出。

走在最前面的一个，是个白髯飘胸的老者，但是双臂却已然齐肩断去。白布里着伤口，还隐隐有鲜血渗出，可知新伤不久。

另外三人，一个双腿齐断，肋下拄着木杖，另一个却以布扎着双眼，像是被人刺瞎了眼睛，还有一个，伤得更重，头上厚厚地包着布，只留下一只眼睛，右臂也被断去，除了那老者以外，其余三人，都要人扶着，才能够走到大厅中，还几乎倒在地上！

老婆婆一摆手，道：“各位请坐！”一扬头，厉声喝道：“怎么人还没有来？”一语甫毕，只听得大门外一叠声地道：“三姑娘三姑爷到了！”那老婆婆“哼”地一声，突然睁开



眼来，眼中精辉流转，几乎将烛光全部压了下去，虽然她立即又合上了双眼，但是大厅中已然人人感到了她的威慑，个个连大气儿都不敢出。

随着大门口的人声，只见一个三十来岁，面目如画的少妇，和一个书生装束，腰悬长剑，眉清目秀的中年书生，一起急步赶了进来，那少妇手中，还拉了一个星眉朗目，丰神飒爽，年约十五六岁的少年，三个人一走了进来，便向老婆婆跪下，行了大礼，然后站起，向那边坐着的四个伤者，奇怪地望上了一眼，那少妇道：“妈，你那么着急，八百里快马，催我们回来，究竟有什么事情吩咐？”老婆婆只是不语，只见她满头银丝也似地头发，起伏不已，显然她心中怒到了极点。少妇呆在当地，不知所措，那两个中年男子，齐声道：“三妹，你还不跪地求恕！”

少妇秀眉微扬，道：“大哥，二哥，妹妹做错了什么事，要跪地认错？”老婆婆突然扬声，哈哈大笑，笑声惊人至极，近她身边的几支巨烛，烛焰俱高窜尺许，倏地熄灭！

大厅之中，顿时暗了不少，也阴沉了许多，气氛显得更是紧张，那少妇倔强的脸色上，也不免略现慌张之色。一旁站立的中年书生，更是大惑不解地望着她。只有那个少年，却紧闭着嘴唇，低着头，像是他已然知道，婆婆的发怒，是为着什么一样！

那老婆婆笑了半晌，笑声才戛然而止，手在椅柄上一按，颤巍巍地站了起来，身旁两个中年男子，待要赶过去

扶住她时，却被她双臂略张，便震开了四五步去！那少妇急忙道：“妈，孩儿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情，但请明示，却莫气坏了自己的身子！”

老婆婆“哼”地一声，道：“你也知道会气坏了我？”少妇一听这话不像，忙又跪下，说道：“妈，你话说得如此之重，孩儿却担当不起！”

老婆婆又是仰天一笑，虽然是在发笑，但是眼中却流下了两行泪来！

眼泪沾着她满是皱纹的脸颊，向下淌来。少妇抬起头来，向那两个中年男子和中年妇女道：“大哥，二哥，大嫂，二嫂。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事？”

那中年书生却朗声道：“凤妹，我们问心无愧，你不必害怕！”

这大厅之中，除了那四个受伤的人以外，全是一家人。但虽然是一家人，却并不是一条心！

这家人，姓康，那两个中年男子，和那少妇，全是老婆婆所生，大儿子康连铭，二儿子康结铭，两人在武林之中，已然是第一流高手，人称康氏双鹰。武林中人，对他们两人，极是尊敬，固然有一部分，是为了他们两人的父亲，武林泰斗，踏倒乾坤，金翅鹰康大明，和他们的母亲，也就是如今坐在太师椅上，满面怒容，一身玄衣的老婆婆，玄衣仙姑祁霞霞的关系。因为这两人，男的是当代大侠，身兼七派掌门，女的却至今犹是三大剑派，点苍、栖霞、

青城。武林中谁不崇敬？但是康氏双鹰两人本身，也各有真才实学，实是非同小可。

自金翅鹰康大明死后，他所掌门的七派，也由玄衣仙姑祁霞霞暂领掌门之责，七派中人，也是心服口服，相安无事。

但是玄衣仙姑祁霞霞，却已届七十高龄，久已不问武林中事，康氏双鹰，和他们的妻子，便想她将十派掌门之位，平分秋色，传给了他们兄弟两人。

但是玄衣仙姑祁霞霞，却最是疼爱她的小女儿康凤，常常厉声责叱康氏双鹰，两人联手，武功尚及不过康凤一人！言下之意，大有将十派掌门之位，一齐传给了康凤的意思。

而康凤却早已出嫁，丈夫便是那中年书生，金翅鹰康大明的生前好友，武林怪杰，一生独来独往，从来也未曾遇到过敌手，衡山天南上人，唯一爱子，南天一剑孔绣之，已然有了一个孩子，便是如今低头不语的英俊少年，单名一个烈字。

因为玄衣仙姑祁霞霞有了这样的意思，所以兄妹之间，一直不睦。

而孔绣之则大有乃父南天上人之风，对这种掌门之位，视同草芥，因此两人轻易也不回此处来，这次玄衣仙姑八百里飞马召唤，两人才带着孩子赶到！

当下玄衣仙姑大声叱道：“谁都别多口，阿凤，我问

你，爹爹未死之际，曾教你们，如何为人？”康凤朗声道：“不取一文非义之财，不伤一个无辜之人！”玄衣仙姑手中钢杖，在地上猛地一顿，道：“好，若有违反如何？”

康凤应声道：“若有违反，立杀无赦！”玄衣仙姑手臂一抬，手中钢杖，突然飞出，喝道：“这是家法杖，将你儿子，立毙杖下！”

钢杖呼呼飞到，康凤一探手，便将钢杖抓在手中，祁霞霞固然只是顺手一挥，但是她在盛怒之下，用的力度，却是甚大，康凤一身武功，屡蒙玄衣仙姑嘉许，连轻易不赞人的天南上人，也时时称道，但是仍不免被钢杖的力度，撞退了一步！可知玄衣仙姑祁霞霞的内力之高，实在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康凤接杖在手，听得母亲如此吩咐自己，不由得魂飞魄散，定了定神，才喝道：“烈儿，你做出了什么事？”

那少年孔烈一进大厅之后，便一直低头不语，这时听得母亲一问，才突然抬起头来，向一旁坐着，那四个受伤的人，望了一眼，面色极是怪异。然而又低下头去，竟然一言不出。

那时候，大厅之中的气氛，实是紧张到了极点，因为人人都知道，孔烈乃是康凤和孔绣之的爱子，又是武林怪杰，天南上人的爱孙。但是玄衣仙姑祁霞霞，却又将她十数年来，未尝离身钢杖飞出，严命康凤，将孔烈毙于杖下！

祁霞霞的性格，也是人人都知道的，她的命令，又谁

敢不从？

因此，刹时之间，大厅之中，静到了极点，只听得康凤急促的呼息声。过了极短的时间，康凤又问道：“烈儿，你究竟做下了什么错事，令得婆婆要亲赐钢杖，令我将你打死？”

孔烈抬起头来，眼神之中，显出一股无比坚韧之色，虽然如今的处境，极是危险，但是他却了无惧色，道：“妈，我是做错了事！”

康凤急急道：“什么事？”孔烈向那边身受重伤的四人一指，道：“妈，我心存一念之仁，当时未曾将他们一一杀死，便是大错特错！”

孔烈这几句话，语音嘹亮，人人可闻，也是人人都吃了一惊，康凤深知自己母亲，玄衣仙姑祁霞霞的脾气，刚愎无比，孔烈这一倔强，使得已然不可收拾的事，更难收拾，一时之间，面色煞白，指于此时再将那四人杀死？

每一个人均可以听出玄衣仙姑的语气，已经怒到了极点。

大厅之中，所有人，也都随看玄衣仙姑的盛怒，而面色紧张，只有孔烈，面上神色，仍像是极怒，还有一个孔绣之，却像是若无其事也似地，负手闲立，眼望上面。玄衣仙姑语音毕，孔烈已然大声道：“也好！”手在腰际一探，“呛”地一声，手中已然多了一柄长剑，踏前一步，抖数朵剑花，向那旁立着的四人，疾刺而去！

孔烈的那一剑，去势凌厉之极，而且谁也想不到，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孔烈竟然还敢行凶，一时之间，人人口定目呆，眼看那柄长剑，剑势飘忽，要在那四个已然身受重伤的人身上开上一个透明窗窿，忽然大厅之中，又响起了一阵极是劲疾的破空之声！破空之声甫起，孔烈已然一个踉跄，向旁跌去，同时，“拍”地一声，手中长剑，已然断为两截！变生仓猝，直到孔烈剑断跌出，众人才看清，原来是在极紧急的关头，玄衣仙姑在座上弹出了一枚铁莲子！

那枚铁莲子，非但将孔烈手中的长剑震断，还将孔烈的虎口，震得鲜血直流，才又越出了丈许，“叭”地一声，徐徐地陷入一条大柱之中，这一手暗器功夫，实已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由此亦可见玄衣仙姑祁霞霞功力之高，实是非同小可！

孔烈一步跌出之后，用力将断剑丢在地上，“当”地一声，然而“当”声未毕，突然向前跨出一步，足尖在断剑上一挑，那柄断剑，已然被他疾挑而起，电也似疾，向四人中受伤最重的那人，当胸射出！

这一着，比他刚才持剑向四人刺出，更是突然，连玄衣仙姑祁霞霞，也未曾料到，眨眼之间，剑已射到，那人连声都未出，那柄断剑，已然直贯心窝，气绝身亡！孔烈大笑一声，道：“总算杀了一个！”

康风的心中，本来还不信自己的儿子，会将那四人，

伤得如此之重。因为那四人既敢于受伤之后，到玄衣仙姑处来告状，可知一定不是邪派中人，但是她此际目击孔烈，以断剑杀了一人，而且，那人已然一臂一足，尽皆断去，毫无抵抗之力的，康凤心中一阵剧痛，直觉地感到：她将失去爱子了！

只听得玄衣仙姑一声长啸，道：“杀得好！”颤巍巍地离去太师椅向孔烈走来，康凤面色灰白，迎了上去，叫道：“妈！”

玄衣仙姑咧嘴一笑：“凤儿，这样的逆子，留来有什么用？”

康凤怪道：“妈，烈儿绝不是妄作非为的人，他之所以出手，只怕内中另有缘故，妈，总得问问清楚才好，不要偏信一面之词。”

玄衣仙姑接过了康凤手中的钢杖，顺手一抖，那条粗逾臂的钢杖，居然被她抖出“嗡”地一声，道：“这位乃是金陵南胜镖局总镖头，前几天，他们保了一批红货，前去陕甘，但是在半路上，却被小畜牲劫去，劫镖之后，又连杀三人，斩至重伤。”

康凤回过头去，道：“烈儿，婆婆听说的，可是事实？”

孔烈面色庄肃，道：“妈，你怎么啦？婆婆难道还会骗人么？”

康凤此时，心中当真是急到了极点，孔烈是她唯一的爱子，她绝不能失去孔烈。但如果玄衣仙姑听说是实的话，

则孔烈又万不能逃脱死罪；因此一顿足，道：“烈儿，那……那你是为了什么缘故，才对黄总镖头他们，下这样的毒手？”

孔烈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本来要讲些什么话，但是却欲语又止，道：“只为了什么！”

他那一瞬间的神情，却是走不过康凤的眼睛，康凤深信其中另有隐情，忙道：“孩子，说啊，你说啊，究竟是为了什么？”

孔烈却仍然像是无动于衷，道：“妈，你不用迫我，我是不为了什么！”

康凤心中，一阵剧痛，紧紧地握住了孔烈的手臂，尖声叫道：“孩子，你说，你说；你不为自己着想，也为你的妈想一下！”

孔烈一直是倔强无比的脸色上，突然现出了一阵极其苦痛之色，眼中泪光莹然，因为康凤这几句话，实在说得再恳切动人不过，孔烈又是她的儿子，更能深切地感受到他母亲此时的心情。

但是他竭力地忍着，终于忍住了眼泪，将语言尽量放得平静，道：“妈，我没有那么好说的！”

康凤已然流下泪来，道：“孩子，你……当真不肯为我着想么？”

进了大厅之后，一直未曾出声的南天剑侠孔绣之，此时突然跨前一步，伸手在康凤身上，轻轻拍了一下，道：



“凤妹，烈儿既然不愿说，又何必迫他？”康凤此际，已如将别的人一样，扑在孔绣之的怀中，叫道：“绣之，我怎么办啊！”孔绣之却只是淡然一笑，道：“我们回去吧！”

孔绣之的那句话，说得如此平静，像是他们来此，只不过是来探亲，要走就可以随便离去一样。康凤茫然道：“我们回去？”

孔绣之道：“是啊！早知是为了烈儿，我们来也不用来，再不走作甚？”

伸手一拉孔烈，便要向外走去，但是只走出几步，便突然听得一顾惊天动地的狂笑声，玄衣仙姑祁霞霞已经大声叱道：“绣之，你好大胆！”

孔绣之回过身来，道：“我如何大胆？”玄衣仙姑向孔烈一指，道：“这小畜牲令得康门蒙上恶名，你就此便想将他带走？”

孔绣之仰天一笑，道：“岳母大人，你这话错了，烈儿自姓孔，就算他当真邪恶不堪，也是孔门的事，和姓康的，有什么关系？”

玄衣仙姑一听，猛地一怔，竟然半晌讲不出话来，因为孔绣之所言，确是实情！

孔绣之又向玄衣仙姑作了一揖，道：“岳母若是别无吩咐，小婿就此告辞！”

玄衣仙姑钢杖在地上轻轻一顿，道：“绣之，你说得不错，不关康家的事，但是我今日既知此事，却也要代孔家